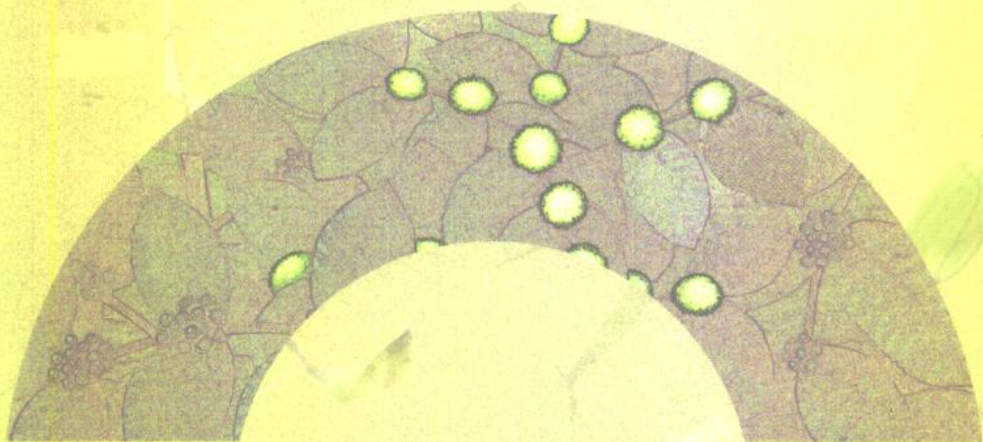


李小江
朱虹
董秀玉主编



批 判 与 重 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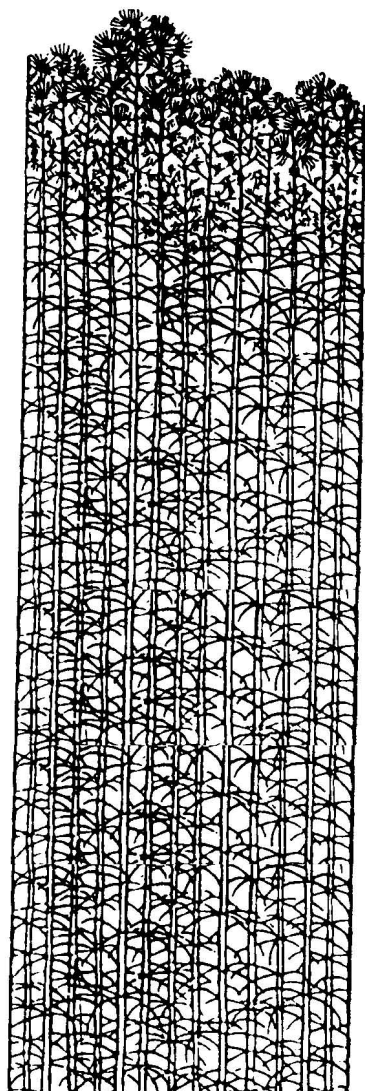
性别
与中国
第四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李小江 朱虹 董秀玉主编



性别
与中国
第四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与重建/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7
(性别与中国,第4辑)
ISBN 7-108-01430-0

I. 批… II. ①李… ②朱… ③董… III. 妇女学-
研究 IV.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019 号

责任编辑 冯 媛 吴 莘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 数 222 千字

印 数 0,001-5,1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1	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的 若干问题	李小江 著
24	妇女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佩吉·麦金托什 著 吴莘 译
36	女性主义科学：批判与重建 ——美国的理论发展轨迹	吴小英 著
55	妇女研究对社会科学的冲击	王雅各 著
67	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杜芳琴 著 蔡一平 著
98	关于中国妇女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郑必俊 著
115	妇女教育课程开设的理论和实践	郑新蓉 著
126	性别统计与女性人口研究	郑晓瑛 著
138	从人口学视角看妇女问题研究	金安融 著 朱楚珠 著
149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思考	屈雅君 著
167	学科化视野中的中国女性社会学	王金玲 著
191	妇女心理学课程的意义、 内容及发展	钱铭怡 著 帕梅拉·里德 著

206	生育健康：融多学科而成的新学科	
	张开宁 方菁 赵捷 方铁著	
218	高校女生体育课程的健身化构设：	
	问题及应注意的方面	徐维克 黄燕著
228	在农业教育中纳入“性别与发展”	
	内容的探讨	林志斌著
234	妇女研究的台湾经验	顾燕翎著
250	欧共体各国妇女研究学科化的	
	几个问题	闵冬潮著
263	在耶鲁看女性主义	孙康宜著
278	“女权主义”之源起	
	克莱尔·莱斯著 黄燕译	
291	我为女权主义刹车让道：妇女研究	
	内部的争论与分歧	卢思·佩里著 冯媛译
307	附录：我国高等院校妇女学科开课	
	情况一览表（1996—1998）	梁军辑
310	高校系统妇女研究情况	孙晓梅辑

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

李 小 江*

无论二三十年代，还是 80 年代以来，妇女研究在我国，总是迎合着某种社会需求，企图解放妇女或者试图解决妇女问题，说做就做起来了，甚至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而其“学科化”进程却长久踟躇不前。究其原因种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认识上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以及与实际操作有关的方法问题。

认识问题

一、国际视野中的历史背景

妇女研究较早出现在欧美社会，与妇女解放运动较早发端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动作几乎是同步的。我国的妇女研究起于 20

*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编注

世纪初，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呼吁社会变革的产物，比较西方，主要差别有两点：

1. 男性（而不是女性）启蒙思想家在民族自救而不是女权运动的背景中呼吁解放妇女；

2. 男性学者在男性中心的传统话语中（而不是从女性主体角度）研究女性。

研究者（男性）与被研究者（女性）的性别错位所造成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无形中正好迎合了科学的“客观性”，使得我国的妇女研究在起步阶段，就能长足进入正在建设中的社会科学领域，在史学、文学、社会研究中风头十足——它从此也奠定了我们的传统，至少可以看出两个特点：

1. 妇女研究与社会革命的纠缠远胜过对女性自身状态的探索；

2. 在男性中心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规范妇女研究的话语空间。

显而易见，这种研究无论看上去怎样“客观”和接近“科学”，与我们今天要谈的“学科化”实在有相当距离。

在西方，妇女研究学科化的历史也不长久，不过就是 70 年代以后的事，继 60 年代新女权运动而来。比较西方，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妇女研究恰恰前驱于妇女运动，它是女人在“非性化”的社会解放基础上女性主体觉醒所导致的妇女自主自助运动的先锋——我称之为“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就是基于这种“研究”前驱于“运动”的性质。

妇女研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出台，可能先天地约定了它在学科化进程中的不同特点。比如西方欧美国家，当代妇女研

究继新女权运动而生，上上下下，主要都是女人自己的事。女性学者自发自觉地行动起来，使之成为妇女平等权利要求的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原则和目标、重要概念和内容，很自然地从女权运动中派生出来。两者既有承继关系，也有互促互补的作用。可以说，西方妇女研究是妇女政治动员的结果，因此成为女权运动在文化、学界中的一支劲旅。

我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拿 80 年代以来的妇女研究来说，尽管同样面对着处于弱势群体中的妇女，问题的性质却不尽是“第二性”的或单纯的性别歧视——其中深嵌着传统文化的印记，凸现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既有“男尊女卑”一类旧观念的影响，也有“转型”中新的社会分层所造成的新的妇女问题，如女童教育、“打工妹”、下岗女工等等。这些问题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像是“社会的（或社会主义的）妇女问题”，而不尽是女人自己的事。它的好处我们已经看得清楚，全社会都在关心“问题中的”妇女，女性知识分子可以像男性学者一样，使用同样的话语、以同样俯就的心态研究“妇女问题”而不是“女人”——“妇女问题”通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女人”产生分离，成为传统思维结构中的传统命题。只需继续延用“非性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妇女研究不仅做得起来，而且可能很顺当地被社会接受。它不仅可能是以男性为中心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延续，也可能为维持和稳定这样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作出贡献。

二、妇女研究是否有必要“学科化”？

简略反观妇女研究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几个主要特点，也是它在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1. 鉴于妇女的“第二性”的历史身份，无论是女权主义为女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还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男女平等的社会实践，都难免使得女人更像是“被扶助、被观察、被研究”的客体，难以从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进入科学领域——理论抽象的困难，就在于科学（家）的观念中仍然不能把女人看作是可能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体；而理论抽象，却恰恰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2. 对妇女的研究几乎总是与一定历史环境中的妇女运动或具体的妇女问题交织在一起，而这些问题总难免是局部的、本土的、阶段性的，特别突出了权利要求或变革社会的主观色彩，更像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其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非学术报刊，难以在学科化的制度体系中得到培育、延续，因此难得承前启后的发展。

3. 由于妇女自身的社会属性和妇女问题的地域性色彩，使得对妇女的研究总难免受到特定社会中意识形态或思潮的影响，如西方的女权主义乃至当今盛行一时的后现代话语，以及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国家话语，不仅有可能阻塞两性之间可能共享的话语空间，也妨碍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中女人之间经验的共享——这一问题在今天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批评、以及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70年代以来，西方妇女研究在60年代女权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向各学科领域进军。准确地说，妇女研究在女权主义学者的自觉参与下，积极在科学和文化领域中占领阵地——它的确是把科学和文化领域当作“阵地”去占领了，其批判的锋芒与女权运动相同而且相通。今天看去，战果辉煌，女性主义

的新视野覆盖了几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领域，极大地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学科规范，特别显示出“研究（on）女人”以“服务于（for）女人”的政治色彩；但却可能因此产生新的性别视角偏颇，缺少历史的公允和男女两性“共享”的经验，批判有余，重建不足，学科化进程因此受阻——西方妇女研究受惠也受制于它自己的女权运动；正像我们的，同样，受惠也受制于我们曾经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

相比之下，我们的妇女研究走了一条像是相反的路。十余年过去了，成果不少，研究了不少妇女问题——似乎所有的经验都是可以“共享”的，谁都可以在他高兴或乐意帮助妇女的时候去“研究”妇女问题。学界在意识形态的桎梏中一直缺乏对妇女的理论抽象，使得任何一个学人（无论男女）都以为无需学习或反省，随时随地可以随便谈论妇女——以“解放妇女”的俯就心态“研究”妇女问题，轻率地从自己手头拿来任何他自己熟悉的方法或“主义”：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派等等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学科体系中随手拈来概念、话语、方法，随意使用，不了解也不打算了解妇女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更不要说去做深入的考察，使得这个原本未及拓荒的领域中更是杂草丛生。

我们的妇女研究因此面临着清除杂草的任务，不尽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它得在覆盖着“平等”字样的“共同的”经验中剥离出女性的成分，用以透析出女性存在的真实状况乃至妇女研究的基本原则。我以“学科化”来概括这种努力的方向，是因为对今天的中国妇女研究来说，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利益上，科学中的“抽象”比较政治上的“平等”，有可能更接近妇女的“真”。

这样看妇女研究在我国的学科化问题，不尽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有可能由“边缘”进入社会主流、在制度化轨道上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无论在哪片土地上哪种人群中，女性意识的浸染和女权运动的任务终究难以超越，早早晚晚，它总会在不同的情势中通过不同的方式（比如革命、战争、运动、文化批判）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仅仅是生存方式的改善远远不够，它必得完成认识上的清理乃至重建，才可能在观念上乃至最终在人的精神生存方式上结束一个旧的时代。

三、妇女研究“学科化”前景

究其历史，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妇女研究两种自发的走向，一是现状研究，直接服务于改善妇女的现实处境；二是历史研究，用以校正人类自我认识视角。前者使妇女成为“质”的主体，是其有可能被科学认知的前提；后者则是其学科建设的客观基础。

现状研究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地域不同可能有不尽相同的内容。比如在西方，以“平等”为核心，既是批判的，也是建设性的，以女权主义为代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以“发展”为主题，既是妇女的，更是社会的，妇女运动融入社会发展进程，或者说，只是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妇女研究才有可能得到发展。显而易见，妇女研究的政治色彩和其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既是它得以发展的动力，也是它“学科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政治因素于妇女研究的两面性，导致妇女研究的两种反向发展趋势：当现实生活中的妇女问题突出，其学科化进程可能

受阻；反之，男女平等的程度越高，学科建设反而长足发展。也就是说，妇女研究的政治使命和其政治色彩，将随着妇女解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逐渐消解，通过“学科化”，从女人走向全人类。

放下理论问题暂且不谈，面对妇女研究现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学科化”方向上一些自发的动作：

1. 从填补空白的角度，各人文学科中都已经有了“妇女”的立项；

2. 出于自我认识的需要，为女人寻找其在历史和科学中的位置；

3. 女性研究者要求改善性别主体身份和妇女研究不受重视的现状，正在为其走上制度化轨道做出努力。

在学科体制内部考察，所谓妇女研究，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包括历史的、文本的和符号化的），专门立项，或成为传统主流学科中的一个分支项目；另一是性别分析方法，相当于阶级分析方法（但应用范围和手段有所不同），可以用于任何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所谓“学科化”，因此可能有两种趋势：

一是“分门别类”的研究，通过在高等教育现有的学科体制中设立有关妇女研究的课程逐步走上制度化轨道。换句话说，就是使妇女研究与现有主流学科和现行国家教育体制接轨的问题。

二是理论建设，即要对性别分析方法进行必要的界定，使之有可能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普适性进入科学研究，也要力图揭示性别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位置和作用，继续探寻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启示今天的生活。

在这里，为什么说“学科化”而不说“科学化”呢？其间有认识和方法上的不同。学科化是一个理论抽象和理性审视过程，更需要“质”的定位。科学研究继之而来，是“学科化”的结果——没有“学科化”的起点和以此为基础的研究过程，“科学”由何而生？

熟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人一定可以看出，说到“理性”和“本质”，正好撞上了后现代大批判的枪口——学科的制度化和理论的普适性，如今正是后现代主义猛烈攻击的目标，不少女权主义学者在其中冲锋陷阵——当我们开始尝试学科化建设时，西方女权主义学者那里已经成果多多，于我们的起步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借鉴，使我们的开始可能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但无形中也设置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障碍——不跨越这些障碍，我们的“学科化”其实难以起步。

理论问题

一、本质主义

学科化的基础是对所研究的对象做理论抽象，以便可能从“同类”事物中探索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于认识和实践。

抽象的基础，必得是对质的界定。

质的定位，是一个界说或界定的过程，即在一些相对恒定的要素上确定其不同于他质的“这一个”的性质。在自然科学中，事实胜于雄辩，可以通过在实验过程中取得“异质”因素而完成。而在人文科学中，要紧的是界说。界说要有参照，通

常是在对与其接近的事物的剥离和与其对立的事物的对比（比较）中实现的。由此，一个事物在本质上可能同时具有两个特点：二元对立（统一）结构，和多元边际色彩——于女人而言，与她相对应的是男人，男人是她有可能被抽象的基本参照物。她与男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统一的一面，也有相互交错的边际因素。

以自然界为背景，有别于其他物种，人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类别，所有的“人”被抽象为“同质”的存在。以人类为背景，男女则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尽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由生理—生育差别造成的男女性别分工在社会历史中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使得性别差异有必要成为我们认识人类自身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原本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也是女人可能在理论上被抽象认知的前提，在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却大打折扣，成为一个被质疑或被批判的“问题”。

起初，质疑来自男性方向，基于两种势力强大的观念。

一种是历史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观。男人曾经就是人（man）和人类（human），男人的经验因此可以代表从而涵盖女人的经验——从来的历史和科学就是这样被写成的。但如果我们仅仅把男人看作一个与女人相关却不尽相同的类群体，问题就出来了：你以什么标准来界定男女之间的基本差别？界说这个差别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80年代中期，在《夏娃的探索》一书中我用很多篇幅谈论对妇女的抽象的必要。我以为，男女两性的基本差异主要有两点：一是源出于自然的生理差异（女人因此先天地背负着人类自身生产）；二是由历史造成的社会差异（女人在历史中因此成为“第二性别”）——我与女权主义的不同在于，尽管这

种社会差异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男性的优势并且以男性为中心，我不认为是男人单方面的作为，宁可视其为社会历史选择的结果；与其用当代人的权力观念去裁判是非，不如用当时人的生存意识去理解历史——无论历史是否公正，正是它这种既成事实的不可篡改性，使得男女之间的社会—历史差异同其自然差异一样，成为我们区别和认识男人或女人的客观基础。

另一种观点出于当代的“平等”意识，认为，如果女人是和男人“平等”的人，就应该在现有人文科学中“同男人一样”被观照，没有专门抽象的必要。这种观点看似抬举女人，实则是将已经形成并且仍然存在至今的历史差异一笔勾消，维持着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观、科学观乃至世界观。

新时期以来，囿于社会改革的艰难进程，也殆于现实生活中妇女问题的拖累，我们的“学科化”动作迟迟难以起步。’95世妇会之后，高等院校中妇女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将妇女研究学科化问题推上议事日程——就是在这时候，反“本质主义”的说法进入我国，对女人的“质”的界说提出挑战。

不能否认，反本质主义是西方现代女权主义的一支利器，用以批判在西方文化中渊远流长的神学性别观念。这种观念与东方的哲学性别观念有所不同，不仅强调性别的自然差异，而且将两性不平等的社会身份归咎于自然。东、西方之间观念上的差别和由不同观念影响下生成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与西方女权主义者对话的困难，在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尤其如此。比如，你说“生理差异”，她会联想到“自然本质”；你说已经成为历史的“社会差异”，她会联想到“社会本质”，尔后就是本质主义——她在反本质主义的同时，将你那一点自我认知的客观基础也抹去了。

今天，在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妇女研究学科建设的时候，对“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两种倾向都有必要提高警惕，无论对哪一种理论、本质、主义，界说都是必要的。

本质，于任一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事物有可能被辨识的基本标志。无论于类，还是于个体，质的界定永远是认识的基础。

本质主义与本质是两回事，它的弊病在于将“类”（通常是主流的）的质“普适化”，将此一质推及他质，将类的质等同个体或掩盖个体差异，这种推演的结果带着霸权主义和一元化倾向，将多彩的世界简单化、单一化，反倒窒息了“质”的研究去路。

反本质主义在当前的动作可能会是本质主义的一种变种。一听“质”一听“普适原则”就过敏，就反，像精神上的流浪无产者，着实可以颠覆既成的天下，同时也颠覆了自己可能建设的家园。有必要指出，女权主义是从当代男性学者那里借来了反本质主义武器——人家在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本质”，反、反思、反省都也有的放矢。你要反，反的是什么？反男性中心的本质主义倒也罢了，而今我们见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动作：反对对女人做质的界定。

这又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女人是什么？曾经的界定是男人做出的。无论说她是男人的附庸还是说“男女都一样”，其实是一种说法：女人无质——但倘若女人连自己的“质”也没有了，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安身立命的基础呢？“三从”（从父、从夫、从子）也就罢了。

重新界定女人的性质乃至特质因此重要。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中确认“男女平等”、社会行为中推行“男女都一样”的我

国，对女人的理论抽象不仅是妇女研究“学科化”的必要，也是女性主体意识得以确立的前提。

二、普遍主义

普遍主义也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针对以探索普遍规律为己任的科学本身。

近20年来，在差异论、本土化、多样性原则的指导下，借用后现代解构主义方法，重新审视、批判、解构，乃至颠覆以往既成的科学范式和“普遍规律”，显然有利于女权主义。因为反普遍主义的批判对象，就是我们信奉的由科学揭示出来的所谓“普遍真理”，它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男性中心的性别偏差（包括科学中的价值判断取向），也正是女权主义力图全面批判的对象。难怪女权主义在当代与后现代主义密切结盟，由“后”的边缘状态反倒走捷径涉足“主流”。

这种背景下，妇女研究“学科化”这一命题本身就显得可疑：既然科学的普适原则正在接受挑战，而女权主义就是来自挑战方面的主力军，为什么还要跻身科学、企图在对女人的质的界定中寻找带普遍规律性的东西？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从两个方向上都像是自己拆台。

我以为，在判断是非之前，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

1. 科学。我以为，对科学的态度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信仰。科学就是科学，有它自在的价值。不同于宗教，科学有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有可能在认识上整合世界、使之服务于人类的有效工具。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质疑，反对科学曾经对人的僭越和科学研究对人的分割，它褒举的个性、多样性、本土性，也是对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